

123.83
口
3

論語集註

廣德館校正

三



信丹

長

藏本



論語集注卷六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
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

言行者四而其一
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

子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

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
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

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既述時人

之言又自言其如此
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孔子

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德行顏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

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弟子

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

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

說。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

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

不無也

弟之言。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

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

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

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

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顏路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

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

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

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

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

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

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

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

爲。夫音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空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

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

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子曰。回也

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

二三子也。數不得如葬鯉之得室。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鬼神蓋求所以奉

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

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

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

死下之然猶焉也

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閔子騫曰：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

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

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門人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

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室下之也猶耳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

入精微之奧。百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

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

則師愈與。與，平聲。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

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

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

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

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

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

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

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

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辟。辟，婢亦反。○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師也辟。辟，婢亦反。○

習於容止。由也喭。喭，五旦反。○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少誠實也。由也喭。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

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

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

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

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

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

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

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

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間，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

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

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

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

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

從之者與？」

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

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

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

君亦不從也其庶
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

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

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

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

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皙曾參父名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

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

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

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

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

哂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

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教此方六七十里

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

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

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觀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鉦爾舍瑟而作對曰異

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

然歎曰吾與點也鉦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春服單袷之

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

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

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

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

本末獨加詳焉蓋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

矣扶夫音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

請其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子夫

蓋許其能特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

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

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

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

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

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

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

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

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

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

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

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

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

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空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

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子曰仁者其

言也言音刃○初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

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曰其言也初

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初

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

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

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

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

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

作亂牛常憂懼故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夫音扶○牛

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牛

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友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
○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

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

已。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

修其在已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

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

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

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愆。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潛莊蔭反。愆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

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

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愆。愆己之寬也。毀人

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愆寬者。急

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

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倉言

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

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

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

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

急而可棄也

以用也為語助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

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

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大羊之

鞞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

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

公稅或又逐或什取其一二則為什而取二矣。曰二吾猶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

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

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入上者

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

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

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

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

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

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

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

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

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

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

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

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

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

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

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

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

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

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

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

此同如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

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

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

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

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風。必偃。為於處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

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

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

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

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

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

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

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去行

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

慝辨惑

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

哉問

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

攻人之惡

非脩慝與。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

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知上

去聲下如字。○愛人。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擇故疑二者。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相悖爾。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樊遲退見子

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徧反。遲以夫子之言。

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子曰：富哉言乎！歎其所

言知。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

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入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

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

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

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

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

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

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

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集注卷六

論語集注卷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

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

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

也思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

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

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

得其人而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

政益修矣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慮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日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

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

君行臣職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

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

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

事情言非

今日之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急務也

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夫聲○范

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

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也。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

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

小人哉樊須也。謂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

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文反。焉於虔反。禮

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

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奚下之
以用也
為語助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

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卿且粗

畧之意令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僕車也子曰庶矣哉庶眾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

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賦歛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而富

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

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

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

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

有成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

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

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

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

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

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

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

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

必期其效而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

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

興邦乎為定公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

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言

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

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

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

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

來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

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

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

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

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

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

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

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

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

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

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晬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

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

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去使

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

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去弟

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

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

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

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

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反。○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

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

抑亦詞之轉也

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

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

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

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

巫醫。善夫。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恆。常

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

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

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

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和者

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

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

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

論語二

黃憲官

則必其無
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

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

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

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

子之心公而恕小
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

循理故安舒而不矜
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
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

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
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

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

偲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
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

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賤思之禍朋
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

者教之孝悌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
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

度其時可矣如云養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
不教之民以

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原

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

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

不知也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

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

孫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

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皋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皋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皋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皋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

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

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諝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

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諝時林反

○裨諝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

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

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

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

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

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

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

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

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間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

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

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

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

者也。○胡氏曰：知之弗豫，在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

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

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

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

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曰今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復加日字

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久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

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

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

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

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

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

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

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

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

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

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

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黠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

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

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

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

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

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

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

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

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

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

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

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間之曰。可以

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

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

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圉治

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

曰衛靈公之無道害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大言不慙。則無必爲。

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

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

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告夫三

子。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

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

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

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

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

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

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

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

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

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

○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

人殉人欲。故日究乎汗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

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

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

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

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二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

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子貢曰夫

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

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

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凡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

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

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

也。為佞言其務為。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以直

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

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

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雙言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

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

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

其中自有入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

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

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

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

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于命而

後泰然也。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其

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下大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

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

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

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

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

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間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硜

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揭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

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

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

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

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

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

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

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

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

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二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閼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閼黨

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

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

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

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最上郡

新鉄炮

伊主

高儀序

和學
短大
1796
受入
11

圖書
第

